

从杭州训练基地赶来。此次上海之行，汪顺的公开行程，是第二天出席上海交通大学130周年校庆活动，作为校友参与传递校旗的仪式。而在此之前，他抽出时间接受了《新民周刊》的独家专访。

面前的汪顺，比镜头里瘦一些，但肩膀和手臂的线条依然硬朗。记者问他：“今年比赛搞完还继续搞吗？”

说完他笑了。熟悉汪顺的人都知道，“这届搞完就不搞了”，这句话他已经说过很多遍。但每一次说完，只要可以，他又会重新站上出发台。

从宁波奉化一个被教练一眼相中的调皮男孩，到如今全运会19金的历史第一人；从伦敦的失意、里约的铜牌，到东京的圆梦、巴黎的坚守——汪顺的26年游泳生涯，游过的不是泳道的距离，而是时间的长度。这条路上，他学会了与失败共存，也学会了感谢对手。

更重要的是，汪顺始终没有给自己设限。

## 一个6岁男孩的“本能选择”

2000年5月，宁波少体校教练走进幼儿园挑选苗子，虽然只有6岁，但双臂长度超过身高3厘米的汪顺一眼被相中。

汪顺告诉《新民周刊》记者，自己走上游泳这条路没什么纠结。

“当时，我妈给了我两个选择——去画室画画，是静的；去游泳馆游泳，是动的。我毫不犹豫，说我去游泳。”汪顺回忆道，坐在画室里对于调皮的他来说过于“煎熬”，“游泳就不一样了，今天游得好、比别人快，反馈是非常直接的”。

这个“本能的选择”让汪顺在泳池里找到了最初的快乐。但天赋并不是一张畅通无阻的通行证。

刚到浙江省体校，汪顺就差点被退回来。体检发现他的臀部骨骼不符合选拔标准，队医认为以后受伤的风险会比其他人。但时任浙江省体校游泳队教练金纪文力排众议，认定这个孩子水性好、有灵气，硬是把他带进了省体校大门。多年后金纪文回忆，带了汪顺的五年里，他从不过多干涉汪顺的天性，有时甚至会让孩子在训练间隙去补个回笼觉，保证充足睡眠。在他看来，调皮的运动员脑子聪明、领悟性高，“放长线，才能养大鱼”。

汪顺也不负所望，从刚到省体校时泳姿还不全面，到历经五年扎实训练，蛙、仰、蝶、自四种泳姿都练得相当出色。

但事实上，汪顺仍一直徘徊在一线队外，随时都有“打包回家”的可能。直到2007年，启蒙教练将他引荐给浙江队教练朱志根。看完汪顺的两个25米冲刺后，朱志根面无表情地说：“这个孩子，我收下了。”其实，彼时朱志根带领的队伍已经

满员，没有多余的名额了，是朱指导争取到了额外的名额，才将汪顺纳入了自己的队伍。后来汪顺也被朱志根带入了国家队。

进入国家队后，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环境中，汪顺亲眼见到队友们为了争取一两秒的微小差距付出了多少努力。汪顺终于明白竞技体育的残酷——到了更高的平台，天赋只是入场券，努力才是硬通货。

小时候，启蒙教练对汪顺有一句经典评价：“虽调皮，但不捣乱。”而让宁波市体校副校长王丹明对汪顺刮目相看的，则是在2006年台州省运会上的一件小事——原定的目标是4枚金牌，结果汪顺只拿到2枚。从赛场回到下榻酒店，12岁的汪顺不肯下车，小大人一般说了一句：“我不服气。”王丹明认定，这个要强的孩子一定能成材。

这个评价，后来被汪顺用二十多年的时间反复验证。不服气，成为他一次次绝地反击的动力。

## “我叫顺，但其实一点都不顺”

2012年是汪顺第一次参加奥运会。满怀期待，却在伦敦遭受重创。

更让汪顺伤心的是，从伦敦奥运赛场回来，他得知了一个巨大的噩耗。一向疼爱自己的奶奶，已经在奥运会前两个月病逝。奶奶有一本珍藏的剪报，报纸上关于汪顺的报道都被精心地保存着。每次看比